



KATHARINA
BAGRATION

风流天使

〔奥〕施台拉·海尔姗 著

苏德馨 译

(京)新登字204号

Der nackte Engel

Verlag Fritz Molden 1972

根据德国弗利茨·莫登出版社1972年版译出

风 流 天 使

FENGLIU TIANSHI

〔奥〕施台拉·海尔姗 著

苏德馨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198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249-9/I·239

定 价: 5.70 元

内 容 提 要

俄国女皇的孙女、侯爵夫人卡塔琳娜因丈夫参与反对沙皇保尔与拿破仑的联合，被迫逃往萨克森。她与后来成为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邂逅，两人一见钟情，成为他的情妇。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卡塔琳娜这位风流天使斡旋于几乎全欧洲王公贵族的交际圈中，出尽了风头，也尝尽了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

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曲折的故事情节相结合，人物栩栩如生，情节动人。既描写梅特涅侯爵罗曼史，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欧洲政治风云的画卷。

第一章

德累斯顿，斯查尔托里斯基官邸，1800年12月22日

“为什么我会这么傻，把你带在我身边。”
在逃出圣彼得堡的一路上彼德一直这样唠叨，
“我真不该对你让步。”

我只是沉默！我真想大声嚷嚷几句，当然我不敢这么做。我丈夫43岁，我才17岁，我们是去年结婚的。巴格那雄侯爵希望我顺从他，就像他的士兵那样。

彼德回家走进屋子叫醒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卡塔琳娜，我必须离开俄国！”

我睡眠惺忪地坐了起来，尽力克制自己，不流露出我的高兴。我点燃床头柜上的蜡烛。我因为近视，待丈夫走近我床跟前我才发现他今天没有穿将军制服。他身穿一件深色衬衣，一条深色裤子，头发也剪短了，活像一个农夫。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担心受怕的老人。

“发生了什么事？”出于好奇而并非真正关心，我问他。
一般说来出现什么事件不会对我有什么触动。

“沙皇要处死我。”他说。

“是保尔叔叔？”我渐渐明白此事非同一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保尔与拿破仑结盟对付英国，俄国军界对此不满，有人为此密谋，其中也有我。不过只有沙皇知道这件事。我必须尽快逃走。”

“也许我能为你向保尔叔叔求情，”我有点结结巴巴，“再说是他要我们结婚的。”

“你说话就像一个孩子。”彼德的口吻很不客气，“你难道不知道保尔疯了吗？每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他疯了。疯子是不可能劝说的。”他的声调变得低沉，而后用威胁的口吻说：

“保尔的专横不会长久了，一旦亚历山大继位，我就回来。现在我必须尽快逃走。你接着睡吧，卡塔琳娜！”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对他说：“彼德，你必须带我一块儿走！”

“你不要太可笑了。”他冷冷地看我一眼，“没有人会伤害你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无足轻重的。”

“你跑了，保尔叔叔一定会让我替你去死。”我眼前出现了沙皇的形象，他大腹便便，满脸水痘痕迹，一双恶狠狠的小眼睛。

“他根本不会想到你。”彼德一边说一边转身要走。

“不，保尔叔叔恨我，他一直恨我，他决不会放过我的，这都是因为他母亲过于爱我。”

“老祖母卡塔琳娜过世已经四年了。”彼德想让我忘记这件事。

“但是保尔不会忘记老祖母，这一点你明白。”我哭了，
“你难道不记得，老祖母给保尔加冕时保尔都干了些什么？老祖母并不愿意让保尔接皇位。保尔为惩罚老祖母会杀死我的，现在他有了好借口！”

“亚历山大会保护你的。”

“他现在想的只有他的女朋友。对他来说，现在只有一个人他最需要，这就是马丽亚·那里什金。”我边说边扑到地板上搂住彼得的腿，“求求你带我一起走！”

“你疯了？”彼德试图摆脱我，“你克制一下，不要拖住我。我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没有撒手。“我不想死。”我低声说，全身在单薄的睡衣中颤抖，“我怀孕了。”

“你有孩子了？”他很快把我扶起来，“为什么到现在才对我说？”

“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我喃喃低语，垂下眼帘。

“巴格那雄家族不允许绝后。”婚礼后在圣彼得堡他母亲卧室里彼德曾这样对我说。彼德的第一个妻子在第八个孩子出世前一个月死了，在这之前她一共生了七个，全是死胎。他说完这句话就匆匆脱去衣服，赤裸裸地躺在床上等我。我正慢慢解婚礼服的纽扣。“你快一点，我的士兵还在等我。”他冲我嚷嚷，等不及了。

“那么，孩子什么时候出世？”他充满期待。

“还有六个月或者七个月，我说不准。”

“你怎么可以这么粗心？”他发火了，“你明白，我帮不了什么忙，你应当去看医生，应当照顾好自己，怎么说你现在怀的是我的儿子。”

“你如果一个人逃走，你将既无妻子又无儿子。保尔一旦

得知我肚子里怀着叛国犯的儿子，更要把我杀了。”我发誓说。

彼德那颧骨突出的面孔第一次变得缺乏自信。“这是一次长途跋涉，你又不能带侍女。”

“安努什卡也不能带吗？”我问。

“一直伺候你的奶妈？也不行。”

我犹豫了片刻说：“那好，我去通知她赶紧帮我收拾东西。”

我们走到户外，一阵寒风拂过我的衣襟。黑暗中有一架四匹马拉的简陋雪橇正在外边等我们。“快点，快点！”彼德很着急。

赶车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人把我扶上雪橇，安努什卡在我脚下放了一个滚烫的暖瓶，而后再一次拥抱我，泪珠从她的圆脸上滚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圣彼得堡城郊的平原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那是一个寒冷的夜。彼德拉开窗帘，借着满月的月光仔细研究铺在膝盖上的一张地图，不说一句话，高高的皮帽子下面他的脸色显得很紧张。

我不再害怕，飞奔的马匹把我带向安全的地方，远离保尔叔叔和他的阴谋计划。

我只是怕我丈夫。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个样子？老祖母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她要是活着决不会强迫我嫁给一个可以当我父亲的男人！

雪橇在冰冷的夜里急驶，我头脑中反复出现类似的想法。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勇气开口问彼德：“我们这是往哪儿走？”

他没有回答，只是凝视那张地图。

我开始头疼。我的红头发又长又沉，如果在头上把它盘得

太紧，就会头疼。于是我解开发结，抽出长长的别针，让头发散披在肩上。

彼德用手指轻轻敲击地图。“我们去萨克森，”他语气很坚决，“很多流亡的俄国人都在那儿。在德累斯顿我有不少朋友，他们会帮助你，直到你分娩。”

寒气渐渐透过我的紫貂皮大衣，我打了个寒噤。这件大衣是亚历山大送给我的新婚礼物。

“你冷吗？”彼德问我，语气中有责备的意思，“我不该迁就你，这简直是荒唐。你会得肺炎的！你要是丢了孩子……”

“我如果留在彼得堡准会丢了孩子。”

他没有答理我，继续研究他的地图并不断给车夫下命令。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一旦在德累斯顿把你安顿妥当，我就去英国，去找罗尔德·纳森。我们必须打败拿破仑！”

拿破仑——多年来俄国人谈论的话题只有他。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把整个欧洲推进恐惧，不久前还重伤了奥地利。

巴黎的生活一定十分诱人，人们穿着华丽，翩翩起舞。我沮丧的情绪突然消失了。我想，我将有机会去认识世界了。这次旅程结束后彼德将离开我，我将孤身一人在西方某一城市生活，这太浪漫了！

也许德累斯顿有点像巴黎！

我拉开窗帘向外眺望，太阳正在东升，阳光下覆雪在闪闪发亮，呈玫瑰色。我突然感到饥饿。

“什么时候我们能停下来吃早饭？”我问丈夫。

“更换马匹的时候顺便吃早饭，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哪怕一分钟。”彼德生硬地回答，目光依然停留在地图上。

而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啊，孩子！我差一点忘了孩

子。是啊，你应该吃点东西。”他伸手从筐里取出面包和冷肉递给我。

我们继续赶路，我的背开始发痛。彼德拿了一个枕头放在我头后面垫着，命令我睡觉。

“孩子不能发生意外。”这句话彼德唠叨十几次了。孩子如果有什么意外，那真会要我命的。我们的旅程没有尽头，一直是那两名车夫帮我们赶车。只有见到我丈夫的秘密朋友车夫才能更换马匹。

我们基本上是日夜兼程，这对我无所谓，我甚至喜欢赶夜路。冰冷的雪橇总比那些简陋的小旅店强，在小旅店水壶的水都冻成了冰，硬铺板上满是虱子跳蚤，我和丈夫还得分床就寝。十天后我半路上患了感冒，我越是打喷嚏和咳嗽，彼德的脾气就越坏。“我真不该依你。”彼德又冲我嚷起来，“你本应当留在彼得堡，在那儿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母亲一直担心你不会处理一切事情，也不够小心。”

他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喉咙疼痛。无论旅程让人多么受罪，但与圣彼得堡的家相比，这雪橇就算是天堂了。在家的时候婆婆总是用不信任的目光监视我的每个行动。

到华沙后我们不再乘雪橇，而改乘马车。

波兰的天气稍为暖和一些，但我几乎没有感觉出来。我的嗓子像火烧一样难受，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脸又干又瘦。

我有三个星期没有洗头了，欠觉和疲劳使我眼睛干涩发红。

“你感觉如何？”每隔五分钟彼德就要问我一次。只要一停车，我就得服那些讨厌的药片。

一天他一边研究那张地图一边对我说：“如果一切顺利，明天我们就可以渡过奥德河。孩子现在是否一切正常？你有把

握吗？”

我点点头，闭上眼睛。我感到一阵胃疼，一种少有的疼痛。第二天在渡船上我的感觉又好多了。奥德河是一条泛着银波的美丽的河流，河对岸就是萨克森。如画的村落让我再次想起我的老祖母，她在世的时候常常跟我讲述她老家又细又尖的教堂顶楼和那里的三角墙房屋。

船靠岸了。彼德跳上岸大声喊叫：“我们得救了，卡塔琳娜，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的儿子，小巴格那雄侯爵将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

有一辆车已经在等我们。第二天傍晚我们的马车已经行驶在德累斯顿的鹅卵石马路上，这儿虽是冬季，空气却温暖柔和。

彼德已经住够了简陋的小旅店，他对我说：“我不打算再住旅店了，我们马上去斯查尔托里斯基伯爵家。他一定认识什么医生，可以让这里的医生给你做一次检查。”

“去斯查尔托里斯基伯爵官邸？”我问，声音已经嘶哑。我真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模样就要去会客。

彼德解释说，亚当伯爵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伯爵的臣民差一点把他推举为波兰国王；亚当伯爵曾参与反对沙皇的秘密活动，保尔要报复他，为此他逃到了这里。彼德接着说：“我想，伯爵的官邸一定很宽敞，他会收留我们的。”

我的胃痛又突然发作，疼痛几乎令我无法呼吸。

“我们很快就到吗？”我问，同时咳得很厉害，不得不紧紧抓住车里的拉手。至于我现在是个什么模样我也无所谓了。

马车在一座豪华的建筑前面停了下来，这儿是一个广场。广场中央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女怪美杜莎的石雕头像，多条缠绕的蛇组成了她的身躯，她的嘴正往外吐水。

此时已经傍晚。车夫扶我走下马车，我几乎站立不稳。彼德不耐烦地敲门，而后走出来一个管事。他打量我丈夫农夫般的穿戴后，投来蔑视的目光。幸好彼德一条腿已经跨进大门，否则那管事准会将大门关上。

“我是巴格那雄侯爵，通知你们伯爵，我现在要见他。”管事鞠了一躬，打开了大门。

我们随之步入了宽敞的大理石前厅，大厅被烛光照得通明。更衣室的衣帽钩上挂着剑、军大衣和女士的裘皮外套。马祖卡舞曲的快乐节拍穿过白金两色涂饰的高门飘然而来。

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先生突然向我们走过来，他白发散乱，胡须花白，穿一身银灰军服。他张开粗壮的双臂拥抱彼德，吻他的两颊。

“亲爱的彼德·巴格那雄！”他的问候发出巨响，“我简直无法形容，见到你有多么高兴！在德累斯顿我们已经听到了消息，我们真为你担心。现在你来了，我太高兴了！”

他使劲地拍着彼德的肩膀。

我怕自己不能较长时间地站立便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才使二位先生想起来在场的还有我。“我妻子坚持与我同行。”彼德神色有点尴尬，接着转身向我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亚当·斯查尔托里斯基伯爵。”

这位巨人惊讶地看着我。他的眼睛是火红的，又是黑色的。“巴格那雄侯爵夫人，幸会幸会。”他有些激动，一边说，一边用手握住我的手指，“您的手指纤细娇嫩，像只小鸟。”

“卡塔琳娜正怀身孕。”彼德告诉伯爵，“但愿她的骨盆不要太窄。”他小声补充说。

“这是个好消息！”亚当伯爵大声说，“侯爵夫人，我马

上把您介绍给我妻子，伊萨贝拉一定会高兴的。”

我还来不及表示是否乐意，伯爵已经帮我脱去了大衣，把它交给了仆人，而后拉着我的手走进舞厅。

水晶般的枝形吊灯把大厅照得通明，发亮的席纹地板反射着烛光，空气中弥漫着鲜花和香水的芬芳。乐队正在演奏一支华尔兹舞曲。

我眼中的一切都在旋转，眼前好似挂着一层薄雾般的纱，透过这薄纱我看见周围穿着豪华的女士和头戴假发的先生。亚当伯爵一直拉着我的手挤过跳舞的人群。

“伊萨贝拉！”伯爵的声音简直压过了乐队。他把手放到一位正闭目跳舞的夫人的袒肩上，这位夫人听到丈夫的叫声便睁开眼惊奇地看着我们。伊萨贝拉的黑发梳得十分光溜，脸上挂着自负的表情；一双黑眼睛，绯红的嘴唇又宽又厚。

“伊萨贝拉，我们来客人了。”伯爵对那个女人说，“你一定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巴格那雄侯爵。”他说话的时候把手搭在彼德的肩上，“彼德已经平安无事了。对了，他的妻子也一块儿来了。”

伯爵说话的时候，我闭了一会儿眼睛。我看不清楚别人，也希望别人看不清楚我这不修边幅的外表。“很高兴在萨克森见到你们。”我听出伯爵夫人那高兴的言词中有勉强的成分。因为伯爵夫人在和我们说话，我不得不睁开眼睛。

现在我才注意到伊萨贝拉身边的那个舞伴，这种外表的男人可以说我从未见过。俄国男人一般都是高个子，动作迟钝，宽肩膀，四肢不太灵活，并且面部没有什么表情。而我面前的这位先生虽然也是个高个子，但四肢匀称，瘦长条，大概二十五岁上下，身穿一件蓝色经绒外套，颜色蓝得就像他惹人注目的大眼睛。

“这位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亚当伯爵向我们介绍，
“今天的舞会是伊萨贝拉为我们的新朋友专门举办的。巴格那雄侯爵夫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位是奥地利新任驻德累斯顿公使克雷门斯·冯·梅特涅伯爵。”

梅特涅的卷发低垂下来，他吻我那只脏手：“幸会，夫人。”

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听，他的头发油散发着一股香味直冲我鼻子，我感觉到他的嘴唇在轻轻吻我的皮肤。我正打算行屈膝礼，胃痛又突然发作，我头晕目眩。我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突然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头竟触到了地板。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才恢复了知觉，我感到有人用一块湿毛巾压在我的太阳穴上。乐队已经停止了演奏，我吃力地睁开双眼，模模糊糊看见周围站了一圈人。

我想，彼德要发火了。我试图抬起头，但一只有力的手轻轻阻止我这样做。

“您安静地躺一会儿。”在我耳边低声说话的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看见她长着一双黑眼睛。她不是漂亮的伊萨贝拉伯爵夫人，而是一位扎着辫子的棕发女人，脸很瘦，牙齿发黄，有点向外突出。

“我是埃列诺娜·梅特涅。”她小声对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罗列尔。”

“我出了洋相，”我对她说，“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晕倒了。”

她再次把湿毛巾盖在我脑门上。“这要责怪亚当伯爵，他硬把您拉进了舞厅。您太疲劳了，怎么能不晕倒？像您这样，每个人都会晕倒的，也许比您晕倒得还快呢。”

躺在地板上我有一种一直往下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平

生第一次。胃又开始疼痛，我觉得屋子在转，听见有人在笑，而后眼前又是一片漆黑。

我记不清了，有人好像把我扶了起来，放到一张床上，帮我脱去外衣。我感到无比疼痛，我大声叫喊，而后就睡着了，但一会儿又醒了，翻了一个身，伏在床上又睡着了。

今天一早太阳晒到了我的鼻子上，醒来时感觉无比轻松。我身穿一件柔软的棉布外衣，身上盖着暖和的羽绒被。我的脸也干净了，头发刚梳过，整整齐齐。我打了一个喷嚏，从床上坐起来。

门开了，彼德走进屋来。“你终于醒了？”他语气冷淡，看上去很匆忙。今天彼德重新穿上了将军服，还佩戴了好几枚勋章。我看了他一眼，回想起我出丑的事。

“对不起，昨晚我让你难堪了。”我小声说。

“昨晚？”彼德的话在蔑视我，“你已经睡了整整一星期了！”

“一星期？”我揉揉眼睛，“这怎么可能！不过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彼德的眼睛收成了一条线，嘴角挂着几丝无情，他对我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摇摇头。“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很累，在舞厅里，我开始头晕，胃痛……”我记不得了，突然我想起来，今晨我醒来时全身乏力，软绵绵的，感觉轻松。“我把孩子丢了？”我急忙问。

彼德点点头，冷冷地说：“我真不该答应你在这种时刻离开俄国。”

我呆呆地瞧着他。“沙皇杀了我，你才高兴，是吗？”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披上了他的皮大衣。“因为你斯查尔托里斯基坚持延期去英国。昨天伯爵的医生确诊你已康复，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上路去找罗尔德·纳森了。”

“你要离开德累斯顿？”我不太相信，“那我怎么办？”

他耸耸肩膀说：“你可以暂时住在伊萨贝拉伯爵夫人家里，直到你找到一个新的住处。我给你留了钱，够你用好几个星期。”他指了指放在梳洗间的手提包，“此外我已经给亚历山大写了信，请他从你的财产中抽出现款定期汇来给你。我的财产被保尔查封没收了。”说罢他就要走。

我突然不再怕他了。“我没有给你生儿子，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冲他大声嚷起来，“你听见了吗？没有生儿子，我太高兴了！”

他没听见。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现在我不再生气了，我轻松、高兴，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

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没有得到她留下的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小铜牌，里面嵌着一幅很小的她的肖像。我一直把它挂在脖子上，夜里睡着也不摘下来。肖像已经退色，但仍然可以表现出我母亲的红头发、深绿色的眼睛、俊俏的鼻子。安努什卡总是担保说，我跟我母亲长得完全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母亲死后我在床下和柜子里翻东西时找到了这个小铜牌。母亲的兄弟，就是我舅舅格利戈里·波腾金当时通知我说，我父母都遇难身亡了。而后他把我领到女皇卡塔琳娜跟前，让我叫她老祖母。女皇孙儿亚历山大也叫她老祖母，他一直在老祖母身边长大，老祖母把亚历山大指定为皇位继承人。

彼德在户外还未走。我跳下床去取那个手提包，包里塞满

了卢布。对这些钱我现在不感兴趣。

有些人身边总愿意带一本祈祷书，我却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我过十三岁生日时老祖母送给我的，之后没有多久老祖母就去世了。直到今天早晨这个日记本上还没有写过一个字。在俄国我不敢记日记，亚历山大有个恶狠狠的哥哥，叫康斯坦丁，他如果发现我的日记准会把它交给保尔叔叔；再则我也不愿意丈夫知道我的秘密。

日记本有一个红色羊皮封面，上面用金字烫着我的名字：卡塔琳娜·斯卡龙斯基。